

撫州府志卷之三十一

藝文志 學宮

論說詞序易統其旨詔策章奏書發其源賦頌歌讚詩立其本銘東箴規禮總其端誥檄傳記春秋爲其根觚可易搯哉地以事傳事以文傳閱昭武穉乘自王謝迄今篇章何燦燦也噫文如宗經斯不朽矣志藝文

重修撫州儒學記

宋 蔣用之

慶曆有詔州郡皆建學時撫守主客郎中馬公尋卽城東夫子廟經始費序而度支郎中王公周踵成之事出創造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功緒孔勤而規模或未廓也治平丙午司農少卿錢公暄增舊補闕其體斯具崇寧大觀三舍士衆所斥彌廣已而建炎盜起郡宿兵于城管壘於學舍盜平而學廢矣紹興丁巳直閣劉公子翼約建今學則治平舊觀也更五十年殿閣堂廡如頽石崩岸過其下者慄焉會錢公五世孫朝請卽象祖以淳熙丙午來涖茲郡乃十一月癸丑命群工興衆役閱三月而泮宮表裏輪奐炳如於是役之垂就也適用之滿秩問塗之時諸生梘行轅而請曰郡守下車而修庠序者衆矣獨此鄉校辱錢氏兩世禩葺之似非偶然

者願以一語相加遺用之喜而與之言曰予浙產也錢氏
有大德於浙而作宋匹休用克世生顯人以文學自振今
至於子使君節用愛人而獨於庠序不吝亦足以占其家
法矣雖然天子三歲一策士偕拜勅者必數百人世豈乏
射策決科之士哉國家教養人材與郡守崇脩學校之意
固靳於講學致用不但欲其群習課試之文也諸生所以
爲學者果如何耶天下之事實則無蔽而講學不實非徒
無益抑有害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百仞之臺
培址不厚地剝隨之適千里者不跬步以進而坐談千里

撫州府志

卷之

十一

藝文記一

二

之外所得幾何有志於學者要必從事於曲禮少儀內則
鄉黨之文而矯輕警惰省察於起居語默之際至理之味
雋永自知馴是以進則高明廣大之域固不可掩而彌綸
經濟之用亦非由外鑠也謂此不信且將自黜於孔氏之
明大之如墨仁楊義最下殆有直証牟而廉哇鵝者其禍
可勝痛哉用之雖未知學而竊聞師教惟其質鈍不進無
以感發乎人心也噤負深愧而不敢復言抑詩有之我躬
不閱遑恤我後其言若相忘而言表之意亦感切矣輒附
詩人之義申繼繼之情以爲臨別之贈諸生庶幾勉之

重修撫州郡學記

清羅復晉

粵稽虞夏商周四代有學而無廟漢唐以後廟立而學不盡設於州邑迨宋慶曆四年廟與學合於今幾七百年古釋奠禮師夔與伯夷漢後師周公孔子乃專祀孔子爲先師者在唐貞觀間迄今千餘年未之有改甚矣孔子之爲至聖真配天地而冠古今此我

聖祖仁皇帝於廟有萬世師表之稱我

皇上有五代王爵之封更有生民未有之頌天章炳煥翼翼嚴嚴惟德與之合故其服之也誠心與之通故其敬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補學宮記

又前三

之也確猗歟休哉凡入廟而釋奠者當如何致其誠敬卽遙瞻數仞宮牆有不懔然其抑畏者乎撫州罷學相傳爲晉臨川內史王羲之故宅泮池前卽墨池也名賢遺蹟後人每流連慨慕好攬撫傅會以爲美譚顧卽謂羲之舊址築聖宮殊無忝也撫經耿逆變亂城郭屋廬蕩盡巋然學宮鞠爲茂草前守張公殫力經營創而復之閱今又四十餘年矣余戊申春仲出守撫州首謁聖廟驚其彫敝已甚周視學宮半就坍塌值下車之初諸務卒卒未遑旋攝臨江篆數月次年己酉春暮乃得謀

所以重修而事用亟集自大成殿兩廡儀門櫺星門露臺甬道悉仍舊而加新之四配十哲先賢先儒之木主悉易去而更造之他如崇聖祠尊經閣魁星閣明倫堂敬一亭義路禮門名宦鄉賢祠下馬石洗墨池悉補葺之而加飭焉於是向之歆者正圯者完陷者平淤者濬漫漶剝落者輝煌而壯麗是役也經始於己酉夏四月至秋九月始訖工董其事者則爲教授鄧牧臨川訓導熊淑藻經歷仲恩錫臨川典史李安邦已而二廣文請余爲記夫修廢舉墜守土者職也况莫重於學敢據尺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補學宮記

又前四

寸以爲功哉且學之有記垂名言於不朽率皆江右前賢所作論先王建學之意詳且盡矣余又何言獨是建與修之不同也建則特樹規撫修則遵守緒業要之用心固非泛泛然苟以飾觀而已方今聖道昌明朗如星日士隸於學校者第舉儒先諸所闡繹固而守之行則純行也文則至文也修於家是爲端士獻於廷卽爲良佐也撫之節義功德文章自宋以來指不勝屈何非拜先聖廟貌讀先聖詩書所致今而豪傑奮興視曩昔尤宜踴躍

天子崇儒重道鼎新闕里廟堂弘麗爲從來未有故上
梁之前三日郁郁離離卿雲糾縵垂象眉霄

宸衷大悅特沛恩膏廣鄉會科中額海內溥霑此固

皇上之至誠昭合宜尼彼蒼鑒其祇敬而聿彰顯道千載
一時多士瞻仰廟庭競願抒所夙蘊以應風雲之會自
不欲鯁鯁然徒事佔畢馳驚於浮華翰墨之場也廣文
與弟子員日習尚其用是羣相鼓勵乎使第曰文廟輪
奐維新爲多士慶幸則是任增修者特侈丹雘於觚稜
節稅而不事柱石基垣之鞏固也夫豈其然

重修撫州儒學記

宋周必大

晉唐以來撫守多名臣至本朝則儒宗鉅公相繼而生學校之盛固不待言歲久或敝敝又圖新理也慶元二年豫章胡君元衡來臨師席文風旣振復懷永圖乃大議葺治適學糧贏錢一百二十萬太守陳侯研首捐千緡常平使者王君容及後守曾侯楷各助十之三漕憲繼之總錢又百三十萬米不在焉以六月甲寅興工明年八月訖事凡大成殿御書閣講堂倉廩皆飭其舊內外門墻廊廡及正錄職事之位東西序之六齋文昌之軒庖漏之所悉鼎新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一

三

之學正鄉貢進士嚴滋以書遺某請記其成昔孟子論傳道之序由堯舜至湯文皆五百餘歲由文王至孔子適及其期故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蓋自任也惜乎無時無位不得見諸行事退修六藝以傳萬世今學者幸居學校讀六藝之書旦旦而來望數仞之墻盍興及肩之歎旣升其堂盍想聞金石絲竹之音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又當晞顏子苦孔之卓夫如是晝而思之夜復思之則於道也其庶矣乎墨池之祥姑存故事足矣嘉泰四年六月一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益國公周必大記

閑之舊制所宜有者莫不纖悉具備經始於甲子四月告成於丁卯三月廟額整肅余心稍安矣而文教振興尚大有望焉昭武人文素盛遠則曾王虞陸近則陳文章羅播名宇內自登糴兵燹士子奔走餘生廢輟吟誦科名寢衰今寧輯又經十載子卯兩科獲雋者較多他郡蒸蒸乎漸有起色矣然求其理學文章功名事業如前賢之比猶不能無待諸生輩力學潛修自期遠大者固不乏人而子衿佻達或陋忠信而喜夸詐是士習之不端卽以知器量之不宏文風之不古又安望其蟬聯鳳翹繼美徃昔乎邇年來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一

五

聖天子躬幸闕里脩極崇隆超軼前代并推廣於天下學宮

御書懸額凡所以尊奉 聖教者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士君子置身儒雅之林不宜苟自菲薄當思博文約禮務求實學上之贊襄盛治足爲邦家之慶下之維挽頽風足爲閭里之光庶幾入其宮墻登其堂奧可以仰對 夫子兼可無遜前賢是雖不易以旦暮遇而實余之所旦暮望者也康熙二十六年五月記

府學應門記

明揭軌

禮莫大於分昔者先王議禮制度所以明君臣之義正朝廷之禮定宗廟之制也君臣之義明朝廷之禮正宗廟之制定則大經明於上而教化行於下矣况學校者教化之所自出君子爲禮以禮教天下孰有先於學校者哉撫州孔子廟本晉王右軍故宅有墨池在焉唐刺史危全諷所立廟庭之南爲重屋則端平度御書之閣然非制也爲郡者昧於大經莫之改作洪武二十有二年閩海潘至善以地官小司徒之屬來守是邦侯清忠以法吏寬惠以愛民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一

六

謂爲政所急者莫先於典禮明年二月丁酉祀事旣修侯佺冕以入祭於廟旣祭惕然曰深惟歷代褒崇之典未有尊於孔子禮樂文章上同三代之王故宮廟之制亦倣而依之不得有異今廟庭之南不立王者之門而爲重屋則是諸侯異政而大夫殊俗也豈天子議禮制度考文之意哉吾爲政於此大懼無以稱上意撤而更之吾之責也退與博士諸生考古之制皆曰周制王之正門曰應門觀春秋所載魯立雉門衛立庫門諸侯之國未聞立應門者則應門者王者之門也立應門於孔子廟庭尊聖人以王者

之禮也孰曰不然於是徵工僦功改作正門於廟庭之東
南西七間凡二十八楹總其木石良材之用八百堅甃之
用五萬五千應門既立列戟於廟庭從王制也然後周觀
學宮上棟下宇之撓折者易之右戚左干之破缺者滄之
黝堊丹漆之漫漶不鮮者則加以繪藻是役也民不知勞
功以用勸經始於二月丁未落成於十一月壬子於是釋
菜於夫子禮成訓導危琬以新作應門來告願刻金石於
乎臨川自南渡以來守臣之知不及此未有能更之者而
始正於今日豈非有待於明禮君子乎應門之立也有以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一

七

見典禮行而王制定道德一而風俗同其所係豈不大哉
吾黨小子仰宮墻之高瞻廟庭之美得以由乎禮門義路
使成德達才卓然特出爲明時之用然後有以副天子取
士之意不負濬侯興學之心矣故於應門之成也刻辭於
石永著終古

墨池記

宋曾鞏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
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
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其爲故迹豈

信然乎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不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有不能及之者豈其學不能如彼邪則學固豈可少哉况欲深造於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誠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輩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欲廢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因其事以勉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之人尚之如此况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一

八

於來世者何如哉慶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鞏記

撫州路儒學泮池記

虞集

撫州路儒學前泮池作采芹亭於其上大修文昌閣旣畢工部經歷承事郎亳郡趙雷澤郡教授熊昌壽使其直學吳煜來請爲之記其言曰學故有泮池在官墻之南久矣失於修治民居之近者湮以汙萊塞以瓦礫歲久而池廢無以嚴學宮尊廟制也文昌閣者書閣也下臨城溝所謂文昌之堰相地之占曰堰成文學之祥故以爲名焉趙君乃與學官稟諸監守而作新之閱學租之籍得逋賦之數

以漸理之得爲中統鈔者七千緡有奇傭徒給工具畚鍤
市木石瓦甃升聖時飲食謹程督而從事焉乃鑿池去壅
積得故畔岸別土色之異而止廣八丈八尺深丈有八尺
甃石以爲隄防如其深周以闌而朱之以備泮池之制爲
亭於其上凡四楹三間深丈有五尺廣一丈有四尺基堂
完固窓宇高明則前太守楊公益名而題之以待官府士
民之來觀而守事者得以時省治俾勿敢有侵以壞者也
閣之修因其舊則去腐折飭黷昧易甕楠繕塗塙以稱其
光華者也起于至正二年癸未之冬而成於明年之冬集

乃爲之言曰昔之人嘗因郡國之園池臺榭以觀乎時之
治否歲之豐歉民之勞逸以爲休戚焉官府寺舍溝洫道
路之類或荒陋而弗治或過侈而不急豈爲政之道乎學
校尤其大者矣是役者可謂知所重輕矣魯頌曰思樂泮
水釋者以爲天子之學曰辟雍大射行禮之處諸侯鄉校
之宮南東西有水以其半之故曰泮水後世置郡比於諸
侯是以凡郡之學亦作泮池倣魯之制也射之爲義自小
學已習之及夫諸侯燕以明君臣之義卿士大夫鄉飲酒
以明長幼之序則有射焉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正外直

持器審固發而必中所以觀德而禮樂繫之矣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焉觀於禮樂以定其中否而中與祭不中則否祭國之大事與者榮焉君子貴之士多與祭則貢士之侯有慶士數不與祭則貢士之侯有讓習射之有宮所係者如此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有愛禮之嘆蓋羊存則禮因或以復起今制不得持弓矢然貢士之法行矣泮水之復貢士其有習於此以待觀德可也采芹亭之作將無射宮之遺意乎古者詩書禮樂掌於學官弟子肄焉典冊之藏崇高慎固自非聖賢之遺言先王之

成法國家議禮考文之定者不在於是孰敢以非僻而干之乎固學校之甚重者也我國家歷代加褒夫子四侑食九從祀及凡獎勵儒學賓興賢能之詔錄副實藏焉尊兩奉之則閣之加崇而致美豈爲過哉趙君由憲史丞相椽而官於此其見聞問學施諸行事可觀有若此者至正四年十二月日虞集記

重修墨池亭記

清張四教

從來地以人重而賢人之遺蹟又必以得附聖人之門爲能垂永久而弗替王右軍晉名賢也其書蓋執射執御之

一端而非其至後之傳之者遂莫不以爲書之聖雖兒童走卒猶能稱之至其生平操履卓見遠識則反闕焉不講是右軍之名以書顯而右軍之實以書晦矣藝考其時當典午之季空譚者旣無救時之畧自命者又多跋扈之雄右軍蘊經世宏猷絕不趨時干進觀其遺深源之札可守而未必可攻上會稽之牋所憂乃甚於所喜此皆老成謀國之淵衷也當其出刺江州置宅東偏臨流據阜若將終身焉召吏部而不就授護國而固辭又何其恬退若斯也蓋彼已洞觀江左大勢而特不爲離群絕俗惟行已在和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一

十一

介之間寓意於筆墨之際時以揮灑發其性靈時以守黑藏其妙用銳志草書寧污一池不營三窟寧濡落葉不達空函使天下後世視同藝士是右軍之實以書晦而右軍之心又以書而深矣由此觀之右軍書之聖而才之賢遇之史冊見之倣摹猶將慨然嚮慕矧此爲其宦遊故地墨池遺蹟尚存而可使鸞迴鳳翥之場竟蕪沒于荒煙野草之際乎撫郡學宮本右軍故宅黉門之外卽爲墨池舊作泮水上有采芹亭自寇躡以來學宮僅存大殿與名宦鄉賢二祠其餘堂廡亭閣蕩然無存墨池亦止洿流一坎雜

以荆榛瓦石田夫牧豎徘徊其間誰復有臨此而染翰揮毫者余於甲子至撫謁廟之下指而視之空爲紀載所傳余旣嘆崇聖之制有缺復嘆名賢之蹟易湮於是與諸同人捐金修建廟貌如故而墨池亦廓然一清上構有廳下構有亭中甃以石決壅引流旁植花木俛仰之間陳迹復新庶幾墨龍之時見乎使非右軍之賢足令後人景仰弗置則此地亦遂蕪沒不彰與始興諸帖所載臨川堦石本同惜失傳而已使其或在山林郊坰而不居於學宮之前則亦未必其有過而問焉者矣由是益知地以人重而賢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一

十一

必依聖太史氏所以有附青雲之說也康熙二十六年五月日記

重修臨川縣儒學記

元吳澄

自唐末衰亂訖於五季文治中否宋初數十年間漸復承平之制臨川撫之附郭邑也咸平庚子邑令陳從易始建學學在郡城東南隅據青雲第一峯之右地勢亢爽人跡稀疎喧囂之聲孽美之觀不接耳目於學者游處講習爲宣歲久屋敝後百餘年當隆興甲申邑丞郎餘慶重修之嘉定庚午朱子之門人黃文肅公幹實宰斯邑建詠仁堂

於明倫堂北旣而趙令崇尹新明倫堂文會堂及兩序齋舍四東曰尚義親仁西曰務本好禮嘉熙庚子季冬義山復新大成殿及兩廡戟門作亭青雲之巔以暢閒適眺望之趣淳祐己酉趙令必英又市民居拓其境作外門而學宮完美矣國朝因前代尚文之治汲汲以勉勵作養爲務由至元元正大德至大詔旨丁寧有隆無替皇慶癸禴貢舉旣行則雖中人以下皆知所勸文治可謂盛矣而臨川之學迄今又將百年未有重修者也成都馬祖壽來爲令周視學宮意有弗稱亟命學官葺理躬率邑士不憚勞費

材木之朽腐者易瓦甃之缺壞者增墻壁之破者補之楹柱之欹者正之蓋覆比密朽墁輝炳學計不損一毫而王祀之宮群官之室煥然一新旣落其成衆士咸喜教諭鄧文以學宮舊無碑刻懼事跡久遂湮沒欲備始終傳永遠而屬記於澄予竊謂文儒之尚此聖世之厚恩廟學之修此賢令之善政雖然有治有教今日文治浸盛而文教獨有當明者焉前黃文肅公以朱子之學教臨川之士流風未泯朱子之學宗程而祖孔孔子之道皦如日月人心所同得也究其理踐其事以吾心之所同得契聖人之所先

得知必真知行必實行豈徒剽掠四書五經之緒言以趨時干進而已哉臨川之士繼自今勇猛奮發洗濯刮磨以革舊染以涉聖涯一旦丕變士習與學宮俱新雖俾臨川爲洙泗可也夫如其可無負於聖世長育之仁矣其可無戾於賢令承宣之美矣

臨川縣改遷儒學記

明 鄒守益

臨川在撫州附郭以縣而學僻在郭外師生日議遷徙圯漏不葺適寶應以廢寺入官據城中之勝籍其材與產改作右羸而上橋寺僧覬其利取以貨賄潛以請託而爲之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一 十四

力者復煽以浮言凡三改而三沮夫闢佛教以崇聖化於義至順也徒做學以入廢址而財力弗擾於民於政體至易也迺至於十年弗克就嘻其異哉督學事少湖徐公階奮曰古之人當世至尊尚異端猶倡爲廬其居之說矧革寺汰僧德音屢下而因循若斯誰執其咎中丞浦南胡公岳燭群奸以決正義而署郡事通判王侯暄夙夜綜畫之經始於嘉靖丁酉之冬越明年以成告維門將將維堂噲噲維廟翼翼維閣崇崇維齋舍穆穆縉紳耆耄改觀易聽咸以爲天厭浮屠氏之汚而將起文明之運也亦惟休哉

吾友明水陳子九川致少湖子之命命饒生庭祥許生源以徵言於南都日記有之凡學官先事士先志事之未克成官之責也事成矣而志未辨是諸士之憂也願聞所以詔之嗟乎士之尚志在孟氏有成訓矣良知良能上帝所降恒性必善猶水必下本非逆也孩提知愛及長知敬達之天下無待外索本非艱阻也然而學術日僻德業日地恒貿貿焉而靡所成將無亦有所沮乎剽經獵史琢句組章徼冒祿位耀身肥家其於貨賄類也間有嗤其陋矣以纂述爲勛業以億中爲實際假借舊聞依憑傳言其於請撫州府志

勿離庸德庸言慥慥相顧俾仁義之良克諸身徵諸邦家
准諸四海垂諸百世庶幾無忤爾訓言無玷爾先哲無負
爾良師良牧否則浮屠氏且反賑而晒之矣吁其蚤辨之
哉是役也清戎傅公鳳翽首發贖罰三百金以相其成
學張公時徹協之郡守陸侯堂卜期鳩工而沮嗣是分巡
趙公葉杖僧而籍其產郡守項侯喬撤廢像以請而復沮
嗣是少湖公躬詣相度闢永豐倉空地佐之巡按陳公袁
克之郡守丘侯其仁力承之爲流謗所中三沮於法當牽
聯得記其沮者以隱弗書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一

十六

重修臨川縣學記

清李天植

先時臨邑學宮僻置郭外春秋洎朔望祭謁匪易而學博
鱣堂旣遠諸生講誦維艱日議遷徙未克也會寶應寺以
毀基入官鄉大夫陳公九川謂決計捐金侍御印臺公故
實具在迺白其事於督學使者徐公階徐公躍然報可用
條其議於中丞胡公岳協志董率經始於嘉靖丁酉冬越
明年告成殿廡亭閣煥然改觀夫闢浮屠尊聖學義爲至
正余覽舊志源流益嘆大君子閑邪掖正之功弘且遠也
嗣後迺述修載在成書可考而知方余報令臨川也喜

此邑乃詩書名邦人文淵藪科名節義甲於鄰封莫得受盟薤水矣及蒞茲土例應謁廟環顧內外類皆瓦礫荆榛惟大殿稍勤墜茨而一殿孤立四壁俱空繼閱邇來科目攷亦復晨星落落噫嘻人才盛衰其由於學宮之興廢乎昌明理學以廣儒修者士子責也崇闕學宮以廣化戩培士氣者有司事也曩者有志未逮踰三年政事粗理爰上申郡 憲鳩工庀材而創始焉將正殿厚加丹雘左右兩廡並構牕櫺先賢名儒主位爲之一新政治莫先於建學建學皆所以明倫去大殿數十武豎明倫堂則親遜有所

矣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去明倫堂丈餘建啓聖公祠則拜奠式序矣聖賢道統主敬惟一於啓聖祠後起敬一亭則傳心不遠矣臨川野次斗分上鏤魁星以揖列宿其擁護宮後者備矣泮水池畔環以木欄廟前應門高甍樹屏其排衛宮前者密矣他如名宦鄉賢兩祠具舉俾遺愛永存令德如見亦得展吾景行先哲之心矣於後空基列以秀草奇葩蒼松翠竹使嘉卉扶疎煙雲蕩漾過此者目不給賞謂堪與菁莪械樸爭妍至宇下甃以磊磚宮牆繚以百堵東西前後次第成功揆諸謁廟初心庶幾克慰焉耳甲

予賓興余躬親簾事揭曉唱名臨川登雋八人號稱極盛
內外監司咸舉手加額曰此李賢侯養士美報也余敢自
多其功哉亦廟貌聿新聖靈妥侑有大造我臨川士信
乎學宮廢興關乎人才之盛衰也是役也攝府篆南州司
馬謝公暨 憲府張公新蒞並賜貲助終計木石陶冶丹
漆諸費約千餘緡用捐祿米而不侵課賦工給傭僱而不
科夫丁此情此志或可令衆庶見乎願都人士鍵戶稽古
篤志進修古人讀書長白山中斷齏畫粥以天下爲己任
者流風可師也一旦出膺民社無愧科名上不負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一

六

天子下不負所學凡諸公克如我所期者卽我可藉以告
於先師豈不相與有成也哉時肇工於康熙癸亥 冬落
成於次年甲子三月也

金谿縣儒學記

宋 王衡仲

儒者之道盛於唐虞三代而唐虞三代大治廢於戰國秦
而戰國秦大亂略舉於漢唐而漢唐在後世爲中治載觀
歷代一治一亂之分皆本於此而已是故乾坤不可得而
毀綱常不可得而紊詩書禮樂不可得而亡此其爲儒者
之道也有天下國家者能一日而外於是乎夫子百世之

師集儒道之大成國朝興隆詔郡縣皆立學以崇教化而上下之好惡始一定而不惑金谿縣學在南門之外一里而遙紹興丁丑再徙於社稷之南背郭而勢傾宅幽而位左非示民之宜嘉定己巳邑之士合謀遷焉得中邑面陽之地叢阜焉依高明爽塏衆峯回環靡有遺闕隍尖卓筆東西相望擁稚三山鼎峙前陳若畫品字源曰符竹良田千畝函於其中泉曰躍馬發於外山之內三山之外春夏瀑溜水石抵觸卽而視之名不虛得關曰翠雲於方爲巽兩山中分間僅容流朝宗百折略朱雀之味而右無一不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一

九

合敬恭厥事以八月甲子鳩工天相斯文人和時利堂殿門廡以次而舉搏埴設色旋亦告備乃十有二月甲子行釋菜禮文翼如士氣滋振將使人知有學卽知有吾夫子之道里選其秀民家選其良子當有樂從事於斯而能推明先王之教之大端者宣教卽知撫州金谿縣主管勸農公事事王衡仲記

金谿縣孔子廟碑

明 宋 濂

金谿縣新修孔子廟成廟之殿及戟門皆仍其舊罅漏者補葺之黯昧者丹堊之學之倫堂廟之西東與夫肄業之

舍皆新作之倫堂爲間者五崇二十有二尺從視其崇而弱其二尺衡視從而強其十尺肄業之舍爲間者左右各三兩廡視舍其數各可倍之經始於洪武八年七月至九年六月訖工於乎元季兵亂邑室盡燬而廟堂巋然獨存此固有相之之道而賢大夫復能汲汲爲此可謂知化原者矣縣令旣相率釋奠已其邑進士吳伯宗徵文於濂濂叙其故而係之以詩廟學緣起及三遷之詳則舊記存焉詩曰金谿之山翔躍猶龍下有學宮靈氣所宗篤生大賢維我陸子究明本心遠探聖髓其道朗融白日青天纖塵不飛萬象著縣矧茲鄉學可不亟圖孰其興之實邑大夫機動籟鳴泉起川增其從之者緝緝繩繩數月之間用幣告成龍礎鳳慶文稅丹楹氣象改觀煥乎聲名人亦有言有詩有書有齋有廬式寧其軀匪居之爲娛前軌是趨念此小邦文物其衍其氣夜發電飛虹轉學子翩翩斯文之顯匪文之爲勗惟形是踐太史作詩爲勸甚力聖謨孔彰萬古一日有赫其臨敬之無射

金谿縣名宦鄉賢祠記

吳 悌

名宦鄉賢之有祠何也凡仕於其土而遺澤在民者沒而

不忘則祀之鄉先生之有德行道義民所瞻仰者沒而不
忘則祀之並世世不絕蓋緣生人之恩義施於死者思其
功德而報之也金谿宋以前并臨川至淳化中始分建爲
縣故此二祠惟淳化以來得祠之云嘉靖辛丑攝縣事府
通判謝君適然修祀事於祠下視神之次王闕亂無紀恐
磨滅而不可考也乃命教諭蘇瀾偕諸生按諸仕籍得名
宦若干人鄉賢若干人各譜其世次將礮諸石以垂永久
而屬諸生孔東魯周挺徵記于踈山子吳悌且曰非子之
言民罔知所勸悌邑人也何敢讓焉惟國家之祠名宦鄉
賢其義在報功報德而何言乎其勸民也夫茲邑之建將
數百年二祠祀者各厯踰十數人豈彼不與者盡皆愚不
肖哉夫愚不肖之人不足與論功德之祀君子已無責爾
矣獨其間有負聰明粹穎之資思自異於鄉黨而以豪傑
自命與夫筮仕于茲土而吏治蒸蒸庶幾循良若可企者
其初志將不朽是圖而乃執之弗堅爲之弗力一行或渝
而萬事隳墮終竟與愚不肖者同歸於朽而功德之祀曾
不得分半席而並享焉是不亦可慨耶君子於此要亦知
所慎矣然君子戰戰兢兢樹德樹功以自立於天地之間

豈固慚其身後之有遺思而祀之世世不絕哉母亦報德報功之在人心自不容已耳夫報生於人心而予奪之於千載猶一日焉豈其有他故也後之人觀於興廢之際察其進退之機而得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心寧不惕然而有警於其中乎書曰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是之謂矣二生歸以是言也復於謝君若曰豈惟民哉吾有司蓋亦知所勸矣於是次其言刻諸石而併紀其名以俟來者云

重修崇仁縣儒學記

明張元正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一

三

撫州崇仁縣廟學建置修廢載前記者不述爰自天順以來廟由禮殿兩廡至於戟門學由倫堂兩齋至於號舍歷歲已深頽弊日甚吏於是者或賒其事而漫不省或慮不及而怠弗舉或諉以新例之拘或嫌於侵牟之假夫教化民牧首務也善覘君子爲政尚於橋梁舖舍乎見之况於學校乎於乎茲其人之哲愚可知已華亭李君祥嘗熟瞿君俊先後以名進士來尹是邑皆銳意修葺而李以滿去瞿以薦陞終厥功皆實於新昌劉君忠器乎在劉君亦名士其爲尹深知本末輕重越自下車謁學則嘉二君興

創而欲卒其未備未幾廟學輒煥乎完美於昔有加又運
材斲石築學門所瞰河堤以耽霖潦時病涉茲其留心學
校功不小已學師生欲永昭厥美乃屬紀以文予惟師生
拳拳於賢侯興學之功是紀厚已然亦思所以副其修舉
之意乎陟崇明之域踐大中之途定泰宇於端隅洞八荒
於廣闊非復向時規制頽弊窘於風雨寒暑而大有以聳
萬人之望茲庸非諸士子之當隆其本而不忝乎所以修
諸其外者哉是邦也先正遺風近而未泯觸諸外而感諸
中由茲而奮然大興以大光學校踴踴矜佩豈無其人乎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一

三

則賢侯興學之功其不尤大其不尤可紀也予無似烏足
以率人紀事之餘僭及是爲諸士望之

宜黃縣儒學記

朱曾 筆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
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絃歌洗爵頽仰之容升降之節
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
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
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帥其所以爲具如此而
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

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
明氣之克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
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際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
爲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
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
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
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
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
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
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
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
刑法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
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
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
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之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
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
聰明樸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
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效

之民於乎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
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
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之宜黃猶
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帥而寓於州以群聚講習其明
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
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又不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祥至
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
莫不相厲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
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一

五

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
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
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
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
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惟其令之一倡而四境
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
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
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
發憤之俗作爲官室教肄之所以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

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隣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與縣之士咸請日願有記其記之

重修宜黃縣儒學記

元 吳 澄

宜黃撫之支邑宋皇祐元年邑令李祥始建學南豐先生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一 三

曾文定公爲之記學近社稷遺址今不可考後徙城隍廟北紹興初燬鄧令庾改築于縣治之北葉令上達又改築於北門石下而以舊學爲尉治鄧令昌朝病其近水墊隘乃徙今所紹定庚寅鄰寇犯邑官舍民居燬者過半而學獨存淳祐初趙令希點簿黎壽更造大成殿御書閣陳尉案祠邑之先達于左右廡寶祐間楊令允恭復新兩廡四齋至元丙子丹燬教諭成都胡端宜卽其舊基營構大德乙巳居民失火又燬廉訪分司郝侯鑑巡按適至召諸生議重建以命邑長愛忽都魯時學官去職邑士李仲謀董

其役取材於官山士之有力者捐貲以助未幾廟殿成講
堂成兩廡從祀之室各五齋舍四各三間中門五間外門
六楹立先聖像至大辛亥教諭南豐陳敏子增陶瓦甃覆
門廡立四配與從祀十子像又繪兩廡七十二子諸儒像
祀邑先達樂史以下十二人先是前進士鄒次陳書來徵
記至是教諭復以請將刻南豐先生舊記于石以與新記
並於乎學校庠序之設自三代至於今凡有社有民者率
莫之敢後誠以國命繫於人才人才繫於士學也夫士之
爲學豈待官之建學哉然而官必建學以居夫士俾爲學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一

七

者於是乎學焉厚之也上之厚之也如此士之自厚者當
何如邪故居學而不爲學自薄也爲學而不知所以爲學
自誤也所以學如之何南豐先生之記之所云是已於乎
三代而下正學湮廢士各以其質之所近意之所便爲學
學其所學非三代之士所以學者也南豐先生之記在孟
學不傳之後程學未顯之前而其言真詳切實體用兼該
有漢唐諸儒不得而聞者宜黃雖小邑自昔多良士繼自
今士之爲學人人能如南豐先生之所云則合乎程接乎
孟以上達孔氏不得他求也於心有得也於身有守也於

其有用也斯無愧於是學矣不然所學者業荒行毀其爲學也又不過誇記覽術文辭以釣名聲干利祿而已是豈上之人所期於邑之士者哉

重修宜黃縣儒學記

明 羅汝芳

宜黃縣儒學舊在鳳山之陽嘉靖元年廼置今所風氣人和雖視昔壯甚然事出重遷工多簡略庠舍久且就圯歲丙寅邑侯蘇溪俞君蒞政之初首事德教廼捐俸修葺自文廟堂齋以及門廡煥然大增觀美數月工畢使狀求記且曰願有言以相勗也予閱狀得舊記二通一則南豐曾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一

天

先生記初建於有宋一則一峰羅先生記重修於我明者也余君之功固於前修爲有光不肖如予則安敢覩顏于二先生後邪然俞君之嘉惠後學意則未可虛請以前名言爲諸生申之夫謂先王聯學校群師儒明章禮教以相其循習其大要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焉南豐之稱述古先誠博觀槩舉而識其大者矣一峰則於邪僻之防利欲之肆獨加意焉又何其嚴切而篤志也哉夫性之在吾人一也親則知愛焉兄則知敬焉孩提固咸能之至其長則或成德於聖賢之歸或滔滔於不肖之極

而相去不啻倍蓰者何哉則學不學之故也然則學之於吾感應之常以端其好惡之分又察乎藝倫之懿以明慎於出入之方則知先王禮訓之陳典常張設周至詳密非有益於所性也固將盡吾愛敬之良以同於聖賢之歸焉耳其所欲所好有甚於勢利之私萬萬然者其時之所際或出或處皆將脫然蟬蛻於污濁之表而復有一毫可入於其中耶噫謂盡性之外有他學哉是故必如斯而後二先生立言之旨爲無負而俞君嘉惠後學之意亦爲有成也惟諸士其共勗之俞君括蒼人名世美蘇溪其別號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一

五

重修樂安縣儒學記

元虞集

元統元年冬前進士燮理普化來爲樂安縣達魯花赤政尚清簡民用孚化同僚張綸通練吏事畢知民情興利除害惟恐不及期月之間遂以無事則相與取其邑之廢敝而修補之而宣聖廟學爲最重是以協恭和衷尤致意焉樂安始置縣於故宋紹興十九年學亦隨建在縣治北內附國朝之初得民舍徙置舊基之上歲久圯壞牽補相承而已至元元年己卯歲之正月始作而新之大修禮殿作門廡以成廟制作講堂七間以居師弟子執經問難習禮

容學樂有司長吏率其屬亦於此執事焉作學官居舍諸
生齋館以藏以息小大稱事無所苟且都宮之南有池水
屬民家重賄而得之浚池寬衍而面勢益以明敞引桁自
池上出泮泮焉有游歌諷詠之興焉畢工於明年十二月
同僚簿尉學官克成其事士民相帥出私財至二萬以相
其成廟有麗牲之石可以刻修治歲月於其上以予自國
史歸老寓其屬邑求爲執筆而書之子聞昔人以崇仁永
豐之間相距數百里山谷修阻官府遼遠民無所保息割
兩縣之地而治廡墟是爲樂安二百年來非獨民人得以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一

三

休養而豪傑秀異之士代不乏人自舉進士至爲執政貴
官若弟兄父子相繼登進士第者具可考見延祐中仁宗
皇帝始以科舉進士曠數郡或不能薦一人而樂安獨先
有登高科者其後薦名于朝不絕蓋其世修世業而名家
者諸父老長帥其昆弟子孫修習無廢其邑境無間遠近
絃誦之聲相聞是以縫掖之士環千里而觀之或自以爲
不及也且其山高而水盛地固而氣完故其風習兀然有
以自壯足以有爲非若弱懦不足興起則其長吏之新茲
學也豈苟焉哉近時業進士而專治者豈非易詩書春秋

禮之經乎其所論辯者非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書乎有
司得推而舉之者非其孝弟聞於鄉信義孚於友者乎夫
進士者朝廷之取材一途耳有志之士固不以其廢置有
所作輟也夫儒者之事進士而已乎哉爲進士者明斯經
也修斯行也爲道莫近焉於是反求而自治卽此而不待
於他求矣取諸聖經賢傳之言舍術鬻趨競之文而求修
已治人之實其所以見諸鄉黨者不以苟逃吏議爲徼幸
不以委曲鄉原爲自喜而求夫天性人倫之至焉其來遊
於斯學致力於斯經斯行朝勵莫習悉心盡瘁父兄之相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一

三

教子弟之相承如攻進士業之勤苦因其仇果強備之質
而勇於爲善焉則人才之成就鄒魯何愧焉二三百年之
進士云乎哉燮君旣去官而猶念其邑令之能安其民可
見於此矣

重修樂安縣儒學記

元 吳澄

宋紹興乙巳割撫吉崇仁之四鄉置樂安縣置縣之六年
令魏彥林始建學建學之八年清江謝尚書謬時爲攝尉
令王植委之考進諸儒不滿一百益創縣未久教猶未洽
也其後十倍于初迨宋季年陞國學貢禮部登進士科者

甲諸邑雖其所尚未離乎文藝然以後創之邑百年間士
學彬彬如此亦可謂盛也已縣學之建百二十有二年而
地歸於大元壤土遐僻干戈搶攘人士逃生救死不贍遑
及絃誦俎豆事哉足跡之布於學者無幾官牆之內鞠爲
茂草固其所也既兵難稽紆軍官王佐周視廟學惻然興
懷不謀於邑僚不資於士民躬率士伍取沒官廢屋之材
構堂一新之越數年復敝邑士陳仕貴率其弟進市民屋
五間輦任以至撤其舊再新之又新中門三間葺廟殿併
兩廡從祀有室肄業有齋繚以三門庖廩具完令王英簿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一

三

董進教官前大學進士董德暨諸儒力也皇慶初元廟之
前宇將壓令劉汝弼議更造築基崇於舊三尺教官缺員
以陳仕貴攝事資取於其家材取於其山先爲之倡而學
之士及邑之好事者皆捐貲以助仕貴之弟善司其出納
令於公事暇督視不倦八月鳩工九月鑿楹明年秋告成
奉聖師從祀神像復于新廟行上丁釋奠禮士咸集僉言
曰當今文教懋明於上士氣未大振於下而吾樂安自甲
申辛卯甲午至於壬子廟學棟宇四新矣官不敢以不切
而弛未遑而慢士不敢以有費而辭有勞而憚昔夫子之

作春秋凡興造之事新延廡書新南門書新雉門書新兩
觀書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何也春秋刑書
也常事不書失禮失宜乃書書之者貶之也所以示懲也
詩之有頌所以頌其美也得禮得宜而頌頌之者褒之也
所以示勸也廟學之新也士之得禮得宜孰大焉旣未能
效史克之頌而遂使泯泯無傳無以勸後殆於不可於是
請記興造歲月于石以傳方來予稽樂安建學之始攝尉
謝公首爲之記其所期於樂安之士甚厚期之以臨川之
王期之以南豐之會期之以廬陵之歐陽豫章之劉若黃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一

三

而猶未已也將藉之以問津以詣聖門以歸於仁義道德
不欲今人有愧於古士之自期其可不如公之所期者乎
於乎聲利紛爭身外事也道德仁義性所固有求則得之
不待資借於人振拔而追前輩之高步謝記已云予何言
哉本其末而未其本高其卑而卑其高非所以答官府修
學之意非所以副朝廷用儒之實也臨川吳澄記

初建東鄉縣儒學記

明田汝耕

東鄉者臨川之東鄉也其地以盜藪正德八年所司具請
沿鄉設縣以圖永安縣設而學立九年始頒印記至初建

官署掌石割故學生徒約三四十人廬舍集焉是年秋兵
備副使胡公世寧始經畫營治撫州知府方學甫宣力課
功士氣日以躍如十年春汝耕東廵至於撫州按其邑延
簡秀民殆六十餘人補學生員改令臨川縣學訓導陳相
攝主教事促有司亟完學宇夏兵備副使楊公璋至督知
縣黃堂舉而畢之適命官始任冬學告成凡殿廡門池厨
庫堂齋解宇垣堵百務維新或曰縣以盜設是宜講武何
以文爲惡是何言哉夫盜之未平也以武及其平也以文
教化者弭盜之萌爾是故見廟廡則巢壘斯毀矣見衣冠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一

五

介冑斯脫之矣見揖讓戰鬪斯悔之矣見觚翰干戈斯釋
之矣絃歌之音作金鼓之響息矣夫是之謂未也父父子
子君君臣臣夫婦長幼人倫明而盜斯化之矣乃扁其學
二齋東曰立孝西曰求忠夫孝者德之本矣一孝立而萬
善從之忠者中也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此教化之義也

重建東鄉縣先聖廟記

明 艾南英

古者立學宮以訓士而未嘗有廟祀孔子之禮其意以爲
學之所由設以教化爲主使之書藝絃誦以治其身心性
情而又爲之鄉射合樂受成獻饗養老勞農凡上之人所

行之政皆出其中使之觀而習焉以爲異日治天下國家之具非必崇飾廟貌如浮屠老氏之徒以是褻大其師而後爲之禮也且其意以爲聖人之德與天地並區區以學者之故享廟食之禮未足以爲尊崇美報而近於褻故古者略而不事然古之始入學者必釋奠釋菜於先聖先師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其舉行之禮卽於學官爲之隋唐以來古禮不明於天下徒見夫釋奠釋菜之爲祭也於是廢學宮而立廟以祀之袞冕黼黻以爲其像而端拱對越遂以爲崇飾土木果足以褻大吾師而盡爲政者教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一

三十五

人之責也則亦可謂沿其末而忘其本矣宋嘉祐以後范富歐陽之徒條陳天下事始令州郡更立學宮而廟祀之禮亦仍之而不廢然推斯義也以觀古今之故則長民師帥者其所重所輕亦槩可知矣然旣以廟而祀之而又令其廢弛不飭無以妥聖靈而生忠敬誘於其末而弗之事則又爲政者之責也東鄉之爲縣百年矣而孔廟漸就頽圯適當芙嶼江侯在事之年江侯以愷悌作人而未幾以內艱去蓋已從事其本而未遑其末也於是吳江馬公繼之越期年而俎豆鐘鼓之地化爲頽垣敗磔彼時雖亦請

明給帑適當轉輸告急未卽就緒竟以大計法宜士之惶
戚而無所式也乃得我愧莪賈公以金谿邑侯來署縣事
侯之所爲務式士子以爲教化之本者予以奔走南北不
及究觀其所爲然聞其革羨餘罷追呼清衙蠹閒則與諸
生課習講繹有古循吏風蓋庶幾無愧於立學造士之意
可謂從事於其本者矣而又捐其俸餘以佐學宮之費不
五月而廟貌巍然士之遊其中者徒見丹漆黝堊椳楹櫺
栊之不移時而其而未聞有追呼驛騷之擾吾民則亦足
見侯之強明精察智足以周事而力足以圖幾使長民師
帥者而皆若此無媿於古之本末具舉者矣使侯無其本
而徒事其末旣無以爲士子教化觀型之具則雖取聖宮
而金碧輝煌之取土木而袞冕黼黻之視古者立學造士
之意旣已不倫而其昧本末俱廢者相去亦何幾乎雖然
古之君子因俗設教潁川好爭訟而韓黃先以敬讓南陽
好商賈而召父富以本業視其俗何如耳侯爲政於金谿
而人以爲夏日爲政於東鄉而人又以爲冬日豈山川風
氣不同而殊而侯爲之因俗設教故如是耶人蓋知侯之
一而不知侯之二也今侯以改調行而予因爲之記

六經圖序

宋 苗昌言

陳大夫爲撫之朞年樂民之安於其政思所以富之教之
之序旣已創闢試院以奉聖天子三年取士之制又取六
經圖命泮宮職講肄者編類爲書刊之於學以教諸生謂
昌言嘗掌教於是邦積十餘年而庠序友生相與愛敬之
不衰俾參訂焉旣逾月諸經論各以其圖就議於予且曰
六藝之文浩博若欲別加編摩非積以歲月不能是圖集
諸家所長願因其舊庶得以亟稱賢大夫善教之意予媿
其說無敢去取惟傳寫銓次有舛誤者是正之而已凡得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一

三

易七十書五十有五詩四十有七周禮六十有五禮記四
十有三春秋二十有九合爲圖三百有九蓋嘗論之自漢
儒章句傳註之學行而士之道學益不明逮本朝以經術
取士大儒繼出講解一新而後天下之士皆知淵源之歸
今是圖之作凡六籍之制度名數燦然可一二數使學者
因是求全書而讀之則造微詣遠茲實其指南也若因以
得於瞻睹之間遂以爲聖人之經盡在於是則碎破分裂
不尤甚於爲之萃藻鑿悅者耶其不見斥於覃思幽渺者
寡矣然則陳大夫之易圖爲書不無意也觀者

